

会唱歌的 栀子花

曾经携了女伴的手在栀子花上
醉数清香的花蕊



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

书
校园文学精品

(鄂)新登字 1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会唱歌的栀子花/本社选编. —武汉:武汉
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00. 3

ISBN 7-81030-424-0

I. 会…

II. 本…

III. 当代-散文-选集

IV. I267

责任编辑:边 集 封面设计:曾 兵

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珞喻路 129 号 邮编:430079)

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18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2000年3月第9次印刷

印数:78001~88000册 定价:12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(邮编:430070)

目 录

自己的风景	王冬梅 (1)
少女的祈祷	傅 豫 (4)
雨季不再来	张 浩 (6)
红尘风雨路	墨 笛 (9)
如果给你重回的时光	廖 廖 (15)
今夕是何夕	如 风 (18)
为你挥袖	莫 云 (21)
感谢你的每一个日子	陈 芳 (23)
好好挺着	魏 风 (25)
走过春天	如 紫 (29)
大三的女孩	刘 昊 (32)
哭与不哭的故事	谢胜瑜 (35)
女孩,你往何处去	齐连惠 (43)
一札白信封	田 虹 (46)
青春无美衣	飘 飘 (50)
妈妈,请原谅我	辛 毅 (54)
心灵的小屋	何娓娓 (61)

樱花时节	黄 宏 (63)
一挂紫色石榴石	林 燕 (66)
心灵的慰藉	静 如 (69)
一泓背影的遐思	佚 名 (71)
那日,有情翩翩	罗为辉 (74)
生命的风	阿 华 (78)
杨柳依依	雁 阵 (81)
月光如水	张 梅 (84)
古典女人	安武林 (87)
我走出了孤傲,我可爱	韩冬玲 (91)
桥,给没有翅膀的鸽子	何世龙 (94)
睡觉	刘峪深 (98)
心情四种	龙戴云 (101)
紫色的偶然	方昭霞 (104)
织女满校园	程 洪 (108)
新生	梦 云 (111)
中文系学生	师地明 (115)
寝室有花五朵半	画 眉 (121)
遥远的音乐	李 方 (125)
留住小红帽	杜介眉 (128)
对酌友谊	穆 戈 (132)
想醉	眉 子 (134)
用心去感觉	杨美喜 (137)
大学里的“三九”们	刘 力 (141)
我曾与自己陌生	晓 华 (146)

博士生老陈	王晓华 (150)
圣人	孙玉军 (155)
蓝桥故事	周广瑜 (159)
美丽的不死鸟	林巧玲 (162)
哦,饮冰石	张征容 (166)
黄昏·故园·我的梦	陈建任 (171)
纯美净土上的神交	高 剑 (174)
爱情和咖啡	冰 人 (178)
恋爱服务生	陈佳飞 (183)
寻找生命的角度	金伯杨 (186)
剩下来的日子	岳才瑛 (190)
电脑网络中的“水手”	陆 挥 (192)
浮云旧事温柔	周晓枫 (200)
往事如烟	管牧春 (206)
风信子	陈玉铃 (210)
粉红色的小窗	赵 冬 (212)
那里阳光灿烂的下午	马雯蓉 (215)



人人都可以活出一道自己的
美丽风景

自己的风景

□王冬梅

我长得——说丑太伤自尊，但绝对不好看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忽略这一点，照样玩得潇洒自在。

若不是那个漂亮女孩，上大学后的我会继续忽略下去。那是在一次返校的汽车中，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大概耐不住旅途寂寞，和我攀谈起来。得知我的地址后，她突然问：“你认识王冬梅吗？”我说我就是。她惊讶地盯了我好久，又问：“那个在楚天电台写音乐心情的就是你？”得到肯定后，她好看的樱桃小嘴张成一个“O”型，脸上渐渐浮出一层失望。我明白，她心中那个用想象美化起来的形象悲哀地坍塌了。

一个从未见面的笔友写信说想见我。我委婉地拒绝了，怕他失望。然而，他还是来了。后来，他在信中告诉我：你有一种纯纯的气质。我黯然：他仍然没说漂亮。



第一次发现，不好看原来是这么一个很悲伤很凄然很尴尬的字眼。而我，又是如此执著地欣赏着美丽啊。

在无奈与伤感中，我开始埋怨造物主的不公，并且固执地认为，不好看的女孩只是一朵小小的野花，不会有人欣赏她的清淡。

只是，平时我仍然收到许多陌生朋友的问候，生日我依然收到好友深情的祝福，仍然会有朋友把我的文章精心地配上美丽的画送给我……许多的感动让我明白，我依然是那个被朋友当作小妹妹呵护的女孩。

生活在这世界上，常常被别人关心、爱护着，也愿意以自己的爱心去关怀、帮助别人。每当这时，都会被深深地感动。既然能够享受到爱与被爱的欢乐与幸福，漂亮与否又有什么要紧呢？

这时，也觉出自己刻意追求的浅薄，不是为了赵传那句“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”的无可奈何的洒脱，也不是为了那句“容貌与才华成反比”的莫名其妙的兴奋。我所高兴的是美丑并不能妨碍人去追求美好的生活，去感受世界的温馨，去实现人生的价值。

我可以在有月亮有星星的晚上独自坐在草地上看天，在沉默中向远方绽开一个灿烂的笑；或者，在雨打芭蕉的夜，坐在窗前细细地描绘心情故事，听窗外细细碎碎的雨声，给自己带来一份



宁静与圣洁。于是，在心底悄悄地对自己说：
其实，你可以活出一道自己的美丽风景。

●
会唱歌的
栀子花



我常随那时常中断的乐音陷入沉思，不禁想象那琴房里的苦练者，是否真是一个正值芳华的女孩抵足琴旁，凝神静气地追求那至美的境界？

少女的祈祷

□傅 豫

过去偶尔于清晨在37号楼前看书，在翠木掩映的石桌旁坐下，朗朗地读几句外语或是听听枝头鸟语，那的确可算作人生的小情趣。而现在，已成为一种习惯甚至必要，我似乎为了赴约似的早早赶到那里——琴声引我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总有阵阵的钢琴乐声飘来。可以猜得出那是一个初学者在练习，断断续续的音符在耳畔响起，就像一个探路的人，深深浅浅地挪动脚步。然后，渐渐可听出那是一首名曲——《少女的祈祷》。

这是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极美的曲子，从电视或录音机里听到名家的演奏，就有一种缓缓的温





暖向心头流泻，又有一种清凉在胸中舒展。我仿佛真融于千万少女冥神的低语中，一同倾述自己的幻想与希冀，看到那许多抖动伸展着的手臂，迎向一轮柔烈的红日……

而现在，这勉强可听出旋律的琴声又给我以新的感受。我常随那时常中断的乐音陷入沉思，不禁想象那琴房里的苦练者，是否真是一个正值芳华的女孩抵足琴旁，凝神静气地追求那至美的境界？也许因技法生疏而低蹙眉尖，也许因技艺长进而轻展笑靥。她知不知道，有一位女孩，随同她日渐流畅的琴声，同样也掬一把青春，向生活祈祷，以自己的勤奋与执著向生命致礼？

现在还时常听到这首名曲，无论是大师还是未知的初学者奏出，我的脑海里都多了一幅画卷：一位优娴的少女，端坐琴旁……

我把我的敬佩之情，献给脚步踉跄的探索者。



雨季不再来吧，我的泪
不要再滴湿冬夜啦，雨季就要
过去，我会走在那条叫做“日光”
的大道上

雨季不再来

□张 洁

两年前的那个冬夜，我不知道，台北是否也飘着冰冷的雨。

今宵，夜雨敲窗，北风在门外低徊，我点上流泪的白蜡烛，想着那个女子浪漫而又传奇的一生。

她——我挚爱的三毛，终于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方式。我呆呆地，好似有所彻悟，却又没有法子改变心中空洞洞的感觉。那天早上听到她的消息时，我坐在微凉的空气中，竟对着千年轮回的忧伤露出不变的微笑来。

人生是谜么？不，不仅仅是谜。如果是谜，人可以猜到它，把握好谜面就能得到正确的谜底；但是人生是猜不透的，它是梦，人在梦中，是弄不



明白我梦蝴蝶，还是蝴蝶梦我，直到梦醒的时候，才能在霎那间了悟。梁漱溟老人临终前说：“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不要人为地延续它。”他说得多么对啊！这一返璞归真的至理名言闪烁着理性的光辉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点点滴滴像敲落在心房上。我泡上一杯茶，古人盛赞香茗的词句涌上心头：“清泉绿茶，以水为形，以凉为性，取茎叶之神髓，掇造化之芳心，望之柔而即之和。”望着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，那个女子从撒哈拉沙漠无垠的黄沙中向我走来……

我不想评说她的选择，我只知道在她对生命已无憧憬和感恩的时候，放弃也是一种美丽；在生命的风景已经展现到了极致的时候，在时间为经，空间为纬的人生舞台上，所有的戏剧就要落幕的时候，用生与死的界限把自己收回去，用不再顾盼的心情走下台来，在她来说，便是最自然的。

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”这是老子的话。北风早已在门外吹成一种旋律，我望着茶水飞升的袅袅白烟，想着雨季不再来。一种淡淡的清香在我喉间舌际萦绕，这个冬天啊，她的文字仍能温暖自己。

雨季不再来吧，我的泪不要再滴湿冬夜啦，雨季就要过去，我会走在那条叫做“日光”的大道上，我屏声敛气，如入禅，如顿悟，如历经沧桑而后觉，



默默写下“雨季不再来”。

三毛，今宵，人散后，天凉如水，请珍重加衣！



不喜欢醉生梦死的人，在孤独的时候总会思索些什么，回忆些什么

红尘风雨路

□墨 笛

不喜欢醉生梦死的人，在孤独的时候总会思索些什么，回忆些什么。终究没有几人能如李白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一样潇洒。岁末是怀旧的季节。在冬的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严厉中，回忆和思索携来的一些近乎于柔情的情愫是独具魅力的。

现在回忆起学生时代，总想重返那段交织着清贫与浪漫的美好时光。然而从前置身于其中时，却又总想逃离那一种无可奈何的桎梏和不时令人尴尬的清贫。毕业考之前，整个寝室就已按捺不住那种临近放飞的心情而蠢蠢欲动起来。八个女孩也不温书了，凑在一堆儿大谈考完后的计划。有的要去广州，有的要去北京、上海。看她们一脸的美色，我耸耸肩摊开手对好友莉说：“咱们还是打工去



吧！”

考完了最后一门课，送走了去海南的一位仁兄，回校的路上就跨进了附近一家酒店。凭我和莉的外在条件和谈吐气质，几乎没有费劲儿就被聘上了服务员。当时就被告知：你们明天可以来上班了。

差六天满二十岁的我这还是第一次实践上班一词。我想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，可以这样来概括：成人的身材、少年的阅历和儿童的幻想集于一身，没有清楚的目的和过多的顾虑。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了酒店更衣间。比我还小两岁的领班扔过来两件工作服——旗袍以及两个陌生的称呼：“小刘、小陈，换好衣服你们把昨天的台子收拾一下。”生平第一次穿叉开得不算低的旗袍的莉和我都极不自在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吐了吐舌头。望着陌生的环境和同事陌生冷冰的脸，我情不自禁抓住了莉的胳膊，明白了相依为命的意思。

初出茅庐谨记了姐妹们“江湖险恶”的训导，我和莉沉默而勤奋地收拾着满桌杯盘狼藉，同样沉默而勤奋地洗刷着那成筐的茶杯酒具，跟着别人扫地擦桌椅摆碗筷。一个月一百五十元的工钱居然可以让人干这么多活，我忿忿地想。然而这仅是开始，酒店地处十字街口，生意不错，等晚上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，我们两个书生已累得走不





动了。

当晚在宿舍里，该死的莉就做了叛徒。当她发布这一消息时，我想到今后将独自出没于人来客往、肉林蛋雨之中，有些不寒而栗了，于是我苦口婆心给莉讲起了唇亡齿寒、孤掌难鸣的道理，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第二天一早，细细密密下着小雨，我独自撑着一把伞看着满街行色匆匆的人，心情阴阴郁郁的，不知前面的风雨路上我独自该怎样走，但我还是昂着头挺着胸跨进了店门。

上班第一天时，无论什么都可以和莉商量着来，也没出什么差错。可当我孤军奋战时，因不愿看同行们漠然的脸，就出了许多问题。随着客人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手忙脚乱，终于出了一些尴尬事：打翻茶杯，送错了菜，不懂放东西的规矩——把茶壶嘴对准了客人等。我觉得自己笨极了，看着客人那一张张无可奈何的脸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但毕竟地没有缝隙，我只有多用眼睛看，多用脑子去想，多动手去干，很多事就这样学会了。我做事依据自己的原则，不去学不好的习惯如送菜时偷吃几口或一有机会就坐下闲聊，累了对客人拉长脸等。我总是站着对客人笑脸相迎，有求必应，也绝不去偷吃东西。我认为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认真敬业，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生命负责。



接下来的日子渐渐和酒店的人熟了。他们也喜欢我的随和开朗，午休时在一起唱歌聊天，慢慢了解了一些酒店里的内情。

厨房不是与客人直接接触的地方，相对而言这里的一切应该比较单纯。刚进店时我曾这么想，然而事实相反，这里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，论资排辈、等级制度、旧式师徒规矩这些东西又在这里出现了。游手好闲爱赌博的厨师长——看起来居然如博士生那般文气儒雅，实质上却道貌岸然，满口脏字，脾气暴虐。出纳每月发薪水时把厨房的五千元交到他手中，他一人拿走三千元后给副厨师长一千二百元，剩下的八百元四个徒弟再论资排辈拿。资历最浅干活最多最苦的小王只有一百五十元。事实上厨师长拿着二十倍于小王的工资，小王付出的劳动远不止二十倍于厨师长。平日如用仆役般对待徒弟，四个要学手艺的年轻人敢怒不敢言。有一回快下班时，我进厨房放碟子，正看见炒完几十个菜的小樊流着汗，穿着肮脏油腻的衣服洗厨师长雪白的衬衫，我感到深深的悲哀：九十年代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这种事！

酒店里不乏和我一样自尊自爱的女孩子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可有些人却并不这么想。她们把自己的灵魂搓成一根细长的线绳，穿进放散着铜臭的钱眼里，出卖着自己的青春和并非发自内心的妩媚的笑。我听过这样的故事，也

